

## 走读金庸故里 共赴“醉美”江湖



南湖风光。



烟雨楼。

## 文化游

黄银凤 文/摄

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骹”，加上《越女剑》，代表了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，他笔下的江湖，是多少人的少年梦？

2024年是金庸先生100周年诞辰，3月20日至21日，笔者参加了由嘉兴市与浙江省记协联合开展的“全国文化名家名记者嘉兴行”活动。南湖、烟雨楼、中国斗牛馆、子城、海神庙、金庸故居……两天时间，走过嘉兴大地上的一个个“金庸坐标”，实地感受了金庸故里的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。

金庸是嘉兴的金庸、浙江的金庸，更是世界的金庸。在他汪洋恣肆、才情纵横的武侠叙事中，无不流露出浓浓的故乡情结。

## 山河无故人，江湖依旧在

嘉兴水网密布，河道纵横，家家临水，户户枕河。嘉兴的地名中，多有带水的，有湖、河、浜、泖、荡、漾、泾、港、滩、涂。

在许许多多的小湖小河中，最有名的是浜一湖。一浜是马家浜，人类文明的曙光在此升起。一湖是南湖，中国革命的航船由此启程。

不为人知的是，南湖也是金庸武侠世界的起点。

“湖面轻烟薄雾，几艘小舟荡漾其间，半湖水面浮着碧油油的菱叶，他放眼观赏，顿觉心旷神怡。”在《射雕英雄传》里，金庸先生借着大金国六王爷完颜洪烈的视角，带着读者游览了南湖。

“金庸笔下写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南

湖，南湖烟雨是他灵感的源泉。”坐上南湖的游船，全球金庸迷群英会名誉会长、金庸读书会会长袁斐介绍，南湖是金庸武侠世界的起点，丘处机和江南七怪在这里斗法，定下了十八年后烟雨楼比武之约。

大玩家、大文人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里有句话：“嘉兴人开口烟雨楼，天下笑之。然烟雨楼故自佳。”

若论知名度，南湖恐怕是在嘉兴之上。而大名鼎鼎的烟雨楼，因了杜牧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诗句，更显意境悠远。嘉兴当地老人中流行一句话：“走过三关六码头，看过嘉兴烟雨楼。”烟雨楼和奉化芋茭头(有道是“走过三关六码头，吃过奉化芋茭头”)一样，都是见过世面的标志。搁现在，就敢说“走过三关六码头，站在跨海大桥口”。

而当真登上烟雨楼，望着如今南湖，心中不禁感慨：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，江湖儿女不仅侠肝义胆，还有着江南水乡独有的温文尔雅，或许就是家乡风情烙印在他的骨子里。

除了南湖的水，烟雨楼的风，还有醉仙楼的酒，南湖的船拳……在金庸的笔下，记忆中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景，都写入了他江湖群侠的平行空间里。

## 从人生原点，看他笔下江湖源头

“只见远处一条白线，在月光下缓缓移来。蓦然间寒意逼人，白线越移越近，声若雷霆，大潮有如玉城雪岭，自天际而来，声势雄伟已极。大潮越近，声音越响，真似百万大军冲锋，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……”这段出自《书剑恩仇录》的描述，堪称经典，潮涌之势，潮涌之势，仿佛近在咫尺。

出生于海宁的金庸，自小就喜欢看潮，

据说还曾在盐官的海塘边露营，枕着涛声入眠。钱江潮起潮落，是金庸小说里一个特殊的象征符号。

金庸创作的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主角和故事原型都来自海宁，金庸细致描写了海宁盐官的海神庙和钱塘潮等，某种意义上，海宁正是金庸笔下武侠江湖的源头。盐官，一直伫立在钱塘江畔守候着潮起潮落。

现下还没到观潮的日子，江中的潮水，虽没有翻江倒海的磅礴，却也是奔流到海不复回，别有一番景致。

1992年到2008年，金庸六次返乡，只要有空，他都要去盐官看看伴随他成长的海宁潮。他为海宁潮题“天下奇观”。

不知当年的金庸到底看过多少次的潮起潮落，才有他江湖里写不完的钱塘潮涌。

行走、采风、思考，越是走进金庸故里，越是为这片土地的风物、历史所感染。

走过了金庸去过的地方，回到他出生的原点——海宁市袁花镇新袁村的赫山房，他在这里出生，度过了13年时光。

整幢宅院绿树掩映，坐北朝南，白墙黛瓦，飞檐斗拱，是典型的江南晚清民居建筑。整个建筑有五进，每进之间有两米宽的南北走廊，有墙门和天井，墙高六米多。一人故居，抬头便看见康熙御笔的匾额“澹远堂”，左右木柱挂着楹联“唐宋以来巨族，江南有数人家”，也是康熙对查家的评价。

从1357年起，查氏就在此耕读传家，到金庸出生时，查家已在海宁繁衍生息了567年。

数百年来文脉不绝。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毕业于震旦大学，接受了西洋教育。金庸自幼学贯中西，这才形成了独特的

写作风格。

这里，是他的文学原乡；这里，有他的精神底色。

## 曾是滨海盐田处，何时归看庵东潮

与金庸的故乡袁花镇一海之隔的，是一个叫“庵东镇”的小镇。与袁花镇临杭州湾南北相望的这个浙东滨海小镇，也被金庸写入了小说。

庵东镇旧时是浙东著名的海盐产地。这里原为一片海涂，清嘉庆二十年(1815年)才开始围筑永清塘(今称六塘)，而后演化成集镇，贸易繁荣。海塘滩涂间晒盐的情形如今已不复见，但笔者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读到了曾经的滨海盐田。

《倚天屠龙记》中武当三侠俞岱岩在福建诛杀盗贼后，取道浙东钱塘江畔赶回湖北武当山，当路过余姚县庵东镇(现属慈溪市)时，望见海边的盐田，“一片片光滑如镜、七八丈见方，便是水磨的桌面也无此平整滑溜”。独自嗟叹：“吃了三十年盐，却不知一盐之成，如此辛苦。”寥寥数语，将旧时庵东盐场描写得真切传神，宛如亲历。接着，写俞岱岩投宿庵东镇小客栈，深夜与操着浙东口音的盐农争夺武林至尊屠龙宝刀。

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各有精彩，唯独这部《倚天屠龙记》，精彩之外，于宁波人竟还有一种别样的“乡愁”。

3月11日，金庸浙江地图《金庸江湖28景·“浙”里图鉴》正式发布。图鉴精选了金庸武侠小说中提到的28个浙江地标，其中庵东镇也赫然在列。

金庸为何特地点出“庵东镇”？或许可以从傅国涌所著的《金庸传》中找到理由。

傅国涌在传记里提到，1937年，日寇入侵，袁花镇惨遭轰炸，金庸之父查枢卿带着全家渡海逃难到对岸的庵东镇暂避战火，岂料夫人徐淑身染重病，不幸在庵东逝世，亦葬于此地。当时金庸在嘉兴上学，无法赶来，所以未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。对于慈母埋骨之所，重情义的金庸自然抱有特殊的情感，于是日后也就有了《倚天屠龙记》中各路江湖豪杰在“庵东镇”深夜争夺武林至尊屠龙宝刀的惊险故事。

沧海桑田，白云苍狗，今天的庵东镇，已成为前湾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一座杭州湾跨海大桥直通甬、嘉两地，使天堑变通途，庵东更成了重要的桥头堡。

在金庸的故乡，海宁盐官是观潮胜地，而庵东人从小也在杭州湾畔观潮。“春雨楼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”。斯人已去，江湖已远，唯有东海边那奔涌而来的潮水，仍复滚滚东流去。



东岙村的一处民居。(吴秀琴 摄)

## 在东岙



农家庭院。(陆国祖 摄)

## 乡愁

吴秀琴/文

夕阳渐渐沉落，太白山麓的东岙村掩映在青峰翠影里，愈加显得宁静而深远。随着夜色的升腾，山乡逐渐笼罩在一片青色薄雾之中，炊烟袅袅，间或传来一两声犬吠，由远及近，不免勾起游子姚关荣的一缕乡愁……

著名音乐家、作曲家、国家一级指挥家姚关荣祖籍在北仑大碇塔峙东岙，这里也是他的“音乐原乡”，他曾指挥《地道战》《怒潮》等200多部电影音乐，与王永吉、尹升山并称“中国电影音乐指挥三杰”。他对中国音乐事业的杰出贡献令家乡人民骄傲，而他的拳拳乡情也令人动容。

树高千尺不忘根。2013年秋天，这位在外闯荡多年的游子携家人回乡寻根问祖。第一次踏上故土的他，受到了家乡人热情相迎，村里的舞龙队舞得喜气洋洋，乡民制作的特色小吃让他回味无穷，从此，故乡就成了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。2017年，姚关荣回到家乡参加首届“音乐宁波帮”大会。2019年，他又带着晚年呕心沥血创作的《第一交响曲》来到宁波大剧院，在家乡的舞台上举办了一场饱含赤子深情的音乐会。之后，姚老抽空又回了一趟老家东岙村，乡亲们敲锣打鼓、载歌载舞的场面让他感动落泪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我回家了，我终于回家了！”2021年5月，这位一生与音乐相伴、一生为人民而歌的老艺术家在睡梦中驾鹤归去。次年，他的儿子姚迈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故乡安葬。家乡人怀着敬仰之心，举办了盛大的“叶落归根”仪式，姚老终于如愿安眠于故乡亲母亲的怀抱……

这究竟是怎样神奇的一片土地，令根脉出于斯的音乐家痴恋一生？

东岙村没有良田千顷，不种水稻与小麦，不种油菜与大豆，有的只是竹木园林、花木苗圃。东岙山上种植着漫山遍野的竹子和杨梅，每家每户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毛竹园和杨梅园，杨梅树龄都在三十年以上，最老的有一百多岁。山里出产茶叶、桂花、竹笋与花木盆栽，这里不出木匠、篾匠、漆匠、铁匠、裁缝与泥瓦匠人，只出与“铁疙瘩”打交道的模具人。从模具学徒到模具师傅，从家庭作坊小业主到模具企业老板，东岙村走出了一批以模具为主业的工业人，他们无疑是北仑“模具之乡”崛起的见证者——大碇是全国著名的“压铸模具之乡”，东岙村所在的塔峙岙则是“模具之乡”兴起的摇篮。

前一阵子，我来到东岙村采风，村委会主任陆国祖领着我走进了两户人家的庭院。其中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，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和蔷薇花，引来蝴蝶翻飞、蜜蜂嗡嗡嗡嗡。女主人说，侍弄花草草，每天看它们开得这么热闹，心情会很好。

另一个庭院很大，一排排条石搭砌成台面，上面摆放着大大小小上百盆五针松盆景，每一盆形态各异，虬枝盘错，挂着的标签上写着树龄，最老的一株已近50岁。院子的主人只是个普通的农民，但他是懂艺术的——那些多余的闲枝被修剪留白，陡地从侧面延伸出一枝，呼应着陶盆一端耸出的假山石。浓缩的山水胜景跌宕起伏，抒发着主人胸中有丘壑的艺术情怀。陆国祖打趣道，别小瞧这院子，随便一盆价值上万元。院子的主人却不认同：“这不能以价格来简单衡量，对于不需要的人来说，它们就是一棵棵植物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它们是心血的结晶，是精神的寄托，是陶冶情操的无价之宝啊。”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热爱！一个人对一桩事物情有独钟，那一定是他为之倾心付出了，并获得了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满足。

院子的主人这么认为，姚关荣当年也一定这么认为，整个东岙村的村民更是这么认为。东岙村的文娱活动很丰富，阳春白雪有阳春白雪的独乐乐，下里巴人有下里巴人的众乐乐——这个千余人的村子组建了三支农民拔河队。起初只是乡村运动会上的趣味项目，不想玩出了技术，比出了名气，三天两头被邀请参加省、市级甚至海峡两岸的拔河比赛，屡屡斩获金银牌。一个传统的乡村娱乐项目，硬是被东岙村民玩出了名堂。

如果你在农村有一栋老房子，房前有小溪，房后有青山，檐下开辟一方小菜园，院子里溜达着猫狗鸡鸭，门前种一些花果竹木，有三两相谈甚欢的发小，那几乎就是陶渊明式的快乐了。当你有幸走进藏在山岙里的东岙村，寻到东岙姚家东南侧竹林深处一幢古色古香的小楼——由宁波商帮重要人物徐桴旧居改造而成的塔峙岙姚家博物馆，你将会从发黄的票证上看到岁月流淌的痕迹。又或者，你在梅林弄、匠心弄这些美丽的小巷里随意走一走，抬眼可见云雾萦绕青峰，侧耳可听山溪淙淙，你会疑惑自己是不是真的误闯了桃花源。

## 宁波的檐廊卷棚

露于外。

过去，宁波的有钱人喜欢把檐廊卷棚做得精美华丽，花钱求得赏心悦目，何乐不为！檐廊卷棚又被称为“船篷轩”，椽木弯曲的廊底顶部构造，确如“船篷”，行走或小坐在这种廊下，仿佛置身舟中，“惬意足了”。制作这弧状的卷棚是“细活”，须精雕细刻，每一个弯椽要用精密的榫卯连接，再饰以大漆，考究的还要贴上金箔，于是，求精的宁波工匠有了用武之地。如海曙区岩岩村应氏桂霞堂的檐廊卷棚，雕刻的主要部位是承托方椽的月梁。而在宁波，比它雕刻得更精美的檐廊卷棚还有很多。

显然，宁波的檐廊卷棚，是在“直角斜面式”屋顶下，又多“翻”出了一层屋顶，这层屋顶不承担遮风避雨的功能，但能增加美观度，宁波人又称其为“翻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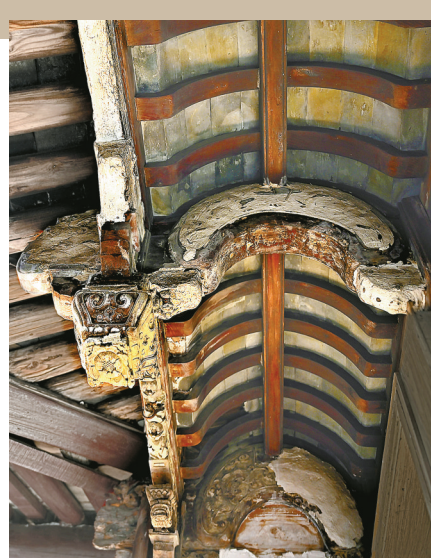
宁波檐廊卷棚的精细主要体现在制作难度较大的弯椽(又叫“罗锅椽”)及弯椽上面覆盖的一层“望砖”。望砖在余慈一带俗称“砖匾”，它是一种又薄又平整的小方砖，制作较难，稍有平整就会影响美观。用它铺设在椽条上，起到增加美观度及防尘作用，且久不变形。宁波的传统檐廊卷棚多采用望砖，这也是甬人引以为傲的。而别地的檐廊卷棚常用木板代替，显不出用料考究。

檐廊卷棚不一定施于底楼，也有每层都设檐廊卷棚的楼屋，但很少见。檐廊卷棚也不一定施于老屋的主室前，厢房、偏屋等也有带卷棚的。如慈溪市观海卫镇北大街177弄3号内小厢房前的“双曲单椽”小卷棚，做工十分到位，这种特例难得一见。

现今，越来越多的旧式檐廊卷棚处于倒塌消亡的境地。几年前去慈溪市桥头镇万岙村会友，偶遇沈氏残屋内霉烂不堪又精湛非凡的檐廊卷棚，真让我扼腕叹息。



慈溪市观海卫镇山下村度宅的“五曲双椽”檐廊卷棚特别精致。



慈溪市观海卫镇北大街177弄3号内小厢房前的“双曲单椽”小卷棚，难得一见。

棚式檐廊，如宁波府城隍庙大厅用了弧度较平缓的“四曲三椽”卷棚，宁波庆安会馆后厅则采用了外檐略低、内檐稍高的“双排式”卷棚，这在国内很罕见。宁波民居中采用檐廊卷棚的也不少，散布在城乡各地的“大屋”里。檐廊卷棚几乎成了主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，如位于慈溪市观海卫镇山下村的度宅，它的“五曲双椽”檐廊卷棚令我印象深刻，不愧是国家级文保单位。同处龙山镇的施公山村中新屋后院内主楼用“四曲三椽”卷棚，虽然特殊年代中留下的封泥尚未剥离，仍足以看清它昔日的风姿。

宁波的檐廊卷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，它藏在檐廊下，入廊抬头，才能领略其美，这符合宁波人“闷声大发财”的性格。慈溪市观海卫镇北大街83号的檐廊卷棚，虽是一副破败残损的模样，却能显现卷棚的结构原理：下部是雕花的红色抬梁，抬梁承托着用“花篮头”为底盘的两根短柱，短柱承托着两根方椽，方椽又承托着一根根向上凸起的弯椽(此图弯椽残缺较多)。而通过弯椽的空隙，人们能窥探到上部原有的真正的屋顶。说白了，原有粗糙的屋顶，被下面漂亮的卷棚遮住了——这就是檐廊卷棚的作用。不采用卷棚遮盖的，在古建筑中叫“彻上明造”，即任由结构暴

## 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中国古建中的卷棚，往往是指一种屋顶样式，本文要说的卷棚是檐廊(屋内)屋盖的一种结构样式。那么檐廊是什么？檐廊就是“屋檐下的走廊”，中国古建筑学上的定义“檐廊是一种建筑物底层的水平交通空间，通常由屋檐作为其顶盖”。檐廊的一边通常与主体屋架相接，而另一边则由檐柱支撑，它不仅具有遮风避雨功能，还可以作为行走空间或休息区域，也就是本地乡人俗称的“大檐头”。

檐廊的顶盖可以做成卷棚式或非卷棚式(如“直角斜面式”等)，本文说的是前者。

促使我写“宁波的卷棚式檐廊”的动因有三：一是我们不仅能在庙堂建筑中看到它，在民居建筑中也很常见。二是宁波的檐廊卷棚很有地方特色，即在外部的屋顶(屋面)上看很普通，而进入檐廊下，抬头才能欣赏到卷棚的美。三是宁波的檐廊卷棚特别精雕细琢，有专家称其为“轩式天花”或“卷棚天花”。

过去，宁波的庙堂建筑中常采用卷



宁波府城隍庙大厅前用了弧度平缓的“四曲三椽”卷棚。



宁波庆安会馆后厅采用了“双排式”卷棚，国内罕见。



慈溪市观海卫镇北大街83号破败损毁的檐廊卷棚构件，能显现其结构原理。



慈溪市桥头镇万岙村沈氏残屋内霉烂不堪又精湛非凡的檐廊卷棚。